

尋夢園 昂陸山人

# 「斗零」是什麼？

由於有幸遇見《從錢幣看中國近代歷史文化》一書的作者：洪潤源先生，於是本人便想寫一篇有關香港錢幣的專欄！

本人突然想起「斗零」這個名詞！「斗零」是什麼東西呢？當然是香港的一種錢幣啦！不知道有那一位讀者知道香港的「斗零」是什麼形狀的呢？

於是，本人非常天真，便去翻箱倒櫃，找一個香港「斗零」出來，結果失望非常！雖然本人已搜集了大約數大個的香港「一角」和「貳毫」，但竟然一個「斗零」也沒有。「斗零」者，是香港的「五仙」硬幣也！

「斗零」，又是我們廣東話中的「三分六」！

在美國，有一種錢幣叫「Quarter」，即是四分之一圓（或元）！也即是二十五分錢的硬幣，美國人只簡稱之為一個「Quart」！但在我們華人社區中，卻稱呼這個「Quart」為「錢八」！本人曾查詢了很多華人社區內的長輩，他們也答不出，這個四分之一的「Quart」，為什麼被稱為「錢八」呢？也沒有人給本人一個滿意的答案。

有一天，本人無意中想起香港人稱呼這個「五仙」硬幣為「三分六」！將「三分六」乘以五，就是「錢八」了。因為十分等如一錢，十錢等如一兩也！這是中國舊社會稱呼那些「銅錢」的方法也：即是一兩就是十錢，一錢便是十分！

可能在滿清轉為民國時，內地社會人士可能以當時幣值的購買力，當時的「五仙」，大約可以買得到過去時代銅錢的三分六左右的東西

或貨物，便將「五仙」錢幣稱為「三分六」，而美國華僑卻將這種運算帶了過去美國；於是在美國的唐人街，便將美國的「Quart」（四分之一，亦即是兩角半的硬幣）稱之為「錢八」了！

由於數目清楚分明，所以，很多人聽了也毫無異議；甚而拍案叫絕而接受了「錢八」和「三分六」的正常運算關係了！

本人發現了香港目前只有一毫子（即十個仙）和兩毫子（即二十個仙）的硬幣；當然還有五角、一元、二元和五元的香港硬幣！但竟然沒有一仙和五仙的硬幣。本人又想起，似曾見過一分錢的紙幣！背面是全白色的，前面是用紅色印了一些圖案；當然也有香港一分錢的數碼啦！但現在似乎也很少機會能看見這些一分錢的紙幣了！

但五仙錢的「斗零」已經絕跡！真的使本人太感意外。

有暇，可能要去一些經營舊錢幣的商號，找一找能否買回一兩個五分錢的香港硬幣（即「斗零」也）！作為紀念也是值得的！



■用硬幣砌出「斗零」這兩個字。 作者提供

隨想國興國

# 鰻魚閒話

這幾年發現，原來有些日本料理店舖，每逢七月下旬開始，就會推出鰻魚飯吸引食客。這才知道，日本人是認為夏秋之間，吃鰻魚能夠補充體力。日式鰻魚飯的醬燒鰻魚，做得精細的話，是軟嫩柔滑而無骨的，如果剔骨不夠仔細，口感就會被軟骨刺破壞。

以前很少吃鰻魚，因為大多廣東餐館都少有鰻魚的菜式，不知是烹調繁複還是什麼原因？第一次吃到鰻魚，是在上海館，不過不是軟嫩的鮮鰻，而是鰻魚乾。那是朋友點的「焗烤肉」，初次聽到菜名還以為是香烤肉。上菜後朋友才解釋那是焗字，是指曬乾了的魚，本來上海菜館都用黃魚焗的，但黃魚少了，就改用鰻魚。

後來吃過的鰻魚菜式自然多了，像杭州館子的「清燉鰻魚」，肥糯糯而香鮮柔滑，比日本鰻魚飯的鰻魚更是好吃。難怪在希臘羅馬時代，有位希臘詩人說鰻魚是餐桌上的王者，更是美味的極致了。

中國人食用鰻魚，應該是唐代之前，因為唐代的楊暉在他寫的《膳夫經手錄》中就提及燒煮鰻魚「甚益小兒孩童」。宋代的《夢粱錄》更記有「鰻線」、「清汁鰻鱖」、「鰻條鱖羹」、「炙鰻」等菜名。清代著名食家袁枚在《隨園食單》中更記有「紅燻鰻」，還特別註明燒這道菜在起鍋之前有三戒：「皮有皺紋便不酥」、「肉散碗中，箸夾不起」和「早下鹽歡，入口不化」。

喜歡吃鰻魚的人記得不要天天吃，特別是浸過白葡萄酒去燒烤的鰻魚，因為據說六百多年前的教皇馬田四世，就是戒除不了每日好吃這樣烹調的鰻魚，吃得過量因而去世。想來這位教皇的體質是和鰻魚的營養相沖而產生虛不受補的情況吧？

淑梅足跡 車淑梅

# 胞兄陳百靈細說 Danny 往事

今年9月7日是香港樂壇神話之一陳百強（Danny）60歲冥壽，我請來了幾位好朋友劉美君、盧冠廷、唐書琛及鍾鎮濤細說當年情。唐書琛曾為陳百強寫了《愛沒有不對》，她一直難忘那一天相約在唱片公司見面的下午，「我坐在梳化上等他，陳百強拿着一張女孩子的相片飛進來，坐到我身邊，整個人纏着我的，他要我看那照片，是一位他心中很愛的女孩，他問我的意見，問我美不美，好坦白的表白了很多。原來他寫了一首Melody要我為他填上心中那份愛，奉獻給心中女神，當然我有加鹽加醋，那位圈外人，我也穿插了英文歌詞在其中，因為女方較易明白理解……他就是這樣隨緣隨性又熱情的人。」

劉美君，「最難忘當年港台有一個活動（一王三后）林憶蓮、陳慧嫻、劉美君加上陳百強，合作得非常愉快。我對遲到的人特別敏感和反感，在我記憶中陳百強從來沒有遲到過。」

盧冠廷，「他是我的進步動力，1977年在TVB創作歌唱比賽，他高我兩分得到了季軍，有機會去東京參加演出；我不服輸，第二年我再參加，他同樣得季軍，我只得16，不過我也視他為奮鬥目標要努力繼續向前。」

鍾鎮濤，「我們是世交，時常一起合作，就像親人一樣，他很有品味，他只是走早了少少，遲少少一定過這一關，意外很難預料。現在保養的方法更多，可將黃金期拉長，Danny 60歲一定好有型，我即將的演唱會，如果他在世一定是表演嘉賓之一。」

大哥哥陳百靈先生，「我家從來不會特別慶祝生日，當阿強走後更是忙到七彩不作安排。小時候他愛和兩位弟弟講馬和打麻將，亦有少少賭運，貼土好準確。最難忘1979年他推

出《眼淚為你流》第一張唱片，他剛剛飛英國跟着羅文去做Show整日緊張，不停打電話回來問銷售情況，至知道好好賣，成個樣子都不用了。弟弟衣着古古怪怪，啲衫都大兩個碼，他有送衫給我，但是我不敢着無福消受。他好留意身邊人，當年我每天都拎住紙袋去返工，阿強忍不住將他那個只用了一個多月的LV名牌手袋送給我，我用了十多年，換了幾次拉鏈和Handle，變成了鹹菜，現在珍而重之的收藏起來。我從未聽過阿強拍拖，紅顏知己鍾楚紅、張曼玉、梅艷芳都當他是弟弟，我只聽過他和翁靜晶拍拖，也只是報章上的消息，我沒有見過。其實阿強和張國榮是好朋友，我見過他們在麗晶一起飲下午茶，他們之間應該沒有什麼猜忌，只是外傳吧了，阿強昏迷時他也有來探望。至於他住的那間屋好特別，一千呎左右一個人住，整間屋黑色，連傢俬牆壁主色都是黑色的，但是燈光非常足夠，好有格調。其實阿強總愛講起爸爸，他覺得爸爸不欣賞自己，後來為了討爸爸歡心學唱了一首粵曲。如果弟弟依然在世，60歲一定仲好有型，可能還活躍樂壇，和譚詠麟一樣繼續扶持後輩，我以這位弟弟為榮。」

Danny離開我們25年，大家對他的情常在，並非只因他的俊朗與才華，而是他傳遞給大眾的真誠善良和正能量，依然在世上散發溫暖！

■陳百靈話弟陳百強和張國榮是好朋友。 作者提供



紅查館 查小欣

# 廖碧兒由愛紅酒到產紅酒

今年3月已傳出廖碧兒與富二代盧啟賢拍拖，最近廖碧兒主動宣佈已甩拖，即傳出她早在四年前和法國波爾多酒莊富豪 Charles Cazes 秘婚。對方更將價值千萬的酒莊送給廖碧兒，不過廖碧兒一概否認。

但廖碧兒愛紅酒是事實，她更推出了自家品牌紅酒，去年，她連同譚詠麟、陳百祥，舉行了一場「星之夜宴」，各人拿出自己出品的紅、白酒款客，我也是座上客，品嚐了她的品牌紅酒，的確不錯。但任誰也沒想到，她本是滴酒不沾，現卻成了釀酒專家。

一切緣起於2008年，她赴加拿大拍戲，當時她仍不懂飲酒，拍攝期間，有幾天遇上大雪停工，她就跟大夥兒飛到美國參加酒莊一日遊，品嚐當地紅酒，因廖碧兒在大學唸醫科，對化學課程特別感興趣，初嚐紅酒後，好奇紅酒是如何釀製出來的？於是開始做資料搜集，見美國葡萄酒產區有葡萄樹供人認購，每年付二十多萬港元有人代理，碰巧給她認識一位老行尊，在他指導下，她開始去體驗葡萄的養殖過程，剛好遇上白葡萄收成期，就是這樣，她釀製了人生第一桶白酒，約18個月後酒釀好了，適逢她與陳豪分手，感情失意，這親自釀製人生第一桶酒，就成為她對這段感情

的悼念。之後，她每年會飛去三、四次學習收割葡萄、發酵等過程。

她發夢也沒想過，自己學會釀酒，感覺美妙，更令她體會到人生就像釀酒一樣：把葡萄放入酒桶，釀出來的味道未必如想像，可能更好，亦可能不太好，但不是不能改變，只要在發酵過程中加入其它葡萄，甚或放入不銹鋼或木桶中，最後把酒注入酒瓶用酒塞塞穩，它仍會繼續發酵，酒味不斷變化，一箱酒十二支，每支味道都略有分別，又因開瓶的時間和食物配搭不一樣，加上跟不同的人喝，不同的氣氛，同一支酒會帶來不同的酒味和感覺。

因此令廖碧兒情迷紅酒，再忙也擠出時間去唸品酒課程，並考取了國際品酒認證資格第三級。擁有三級品酒師執照後，她除了在美國認購葡萄樹外，廖碧兒更豪花百萬在法國波爾多買酒地，釀製自家紅酒和白酒，酒莊位置與趙薇的葡萄園為鄰。



■廖碧兒擁有自己的葡萄園。

萃袖乾坤 伍淑賢

# 校服的日子

家中兩個姨甥都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在香港未讀完中學，就移民楓葉國，侄女則南下澳洲升學，過上西方不用穿校服的生活。他們現都三十出頭，分別在美加做事，有個更「升呢」當了爸爸。有時談起，原來都頗懷念在港上學必須穿校服的日子，因為簡單，不用想穿什麼，但會不會帶小孩回港讀書？都要手擰頭。

免去穿校服或制服，對必須群體生活的人確是一大解放，所以 Dress Down Day 和公益金便服日才有市場。我們中學時，最開心是約了同學星期五放學後去買，清早從家中帶了便服回校，一下課就衝去洗手間換上逛街衣服，雖不是節慶也很開心。其實所謂逛街衣服也不外是廉價T恤冷衫牛仔褲，氣越來自偶爾從常規中「喇喇」氣。要是每天都解放的話，樂趣就沒了，所以移民後反會懷念穿校服的日子。

校服的好處，大家隨時說得出十條八條，什麼群體紀律啦、整齊啦、讓小孩較少階級觀念等。關於階級觀念這條，我問過那兩位中

就去了溫哥華的姨甥，兩姐弟都說加國人對衣着一般很隨意，人人衣飾都差不多，不像港人般勢利，也絕少因眼紅羨美別人穿名牌而弄到心理變態。不過那是當地移民組合較單純的九十年代，現在不知如何。希望「先敬羅衣後敬人」的華人白鶴眼未有沾染彼邦。

港人百多年來從小穿校服上學，想必也深深體會到，表面一致的校服，仔細看還是佈滿學生的「階級烙印」。舉例：家境較好的同學，買得起兩三套校服替換，看上去較光鮮，特別是夏天的淺色衣裙，由於我們只得一套「單吊」校服，沒法替換，洗得太多又褪色脫線，而且隔夜常晾不乾，到早上強行燙乾，有陣怪味。其時家人都沒空理我們，於是長期披着市井人說「狗肉呷色」的不光鮮校服上課。至於鞋襪、手帕、泳衣等，中產同學比我們的也光鮮優質得多，一眼就看得出來。最記得有個同學，家住金馬倫道，有五套校服每天替換，恤衫領口有傭人細心漿熨過，平滑堅挺，羨慕至今。

從零創夢 王嘉裕

# 活於理想世界，比你想像中更容易

相信你或你身邊的朋友，都偶爾會抱怨某些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，認為自己總是倒霉或上天沒有眷顧之類。種種的不如意事情都是圍繞在生活裡面，各式各樣的壓力令到自己透不過氣來。

我以前常常會羨慕情商高的人，管理情緒的能力，無論發生任何事情，總是用最燦爛的笑容來面對，各種問題都是小菜一碟。當我開始了解意識在我們大腦的運作，才發現到真正令到我不開心的幕後黑手，原來是自己的大腦。

我們大腦往往將情緒發生的原因，用一個投射的方法表現，而你的大腦會自動對周邊的環境事物抱怨，或是將導致你不開心的責任，嫁禍給身邊的人，而你從沒發現他們是無辜的。

生氣的時候，立刻心裡面就會產生想法：「要不是他們做錯，我就不至於這麼憤怒。」永遠習慣推卸自己負面情緒的責任，其實那些事件或人，只是我們在一直以來所累積和

壓抑起來的情緒，周遭的環境因素，便成為了你爆發情緒的藉口。正正就好像我們家中的蒸氣電飯煲，壓力蓄勢待發排出來。

社會上大部分的人，不單止壓抑着他們的負面情緒，連正面的情緒也被壓抑着。分手後的創傷，讓你腦裡面停留着「愛會形成傷害」的這個想法，使得日後亦都沒有勇氣去愛其他人，甚至對下一個伴侶充滿了極大的不安全感，因為雞毛蒜皮的事而吵架。然而我想你們知道，一點負面情緒並沒有殺傷力，但當它累積下來並去到一個臨界點，便完全遮蓋了真實世界的樣貌，讓你失去眼前所有希望，嚴重到可以失去生存的慾望。

每個人的內在世界，會製造出同樣的外在世界，如果你累積很多壓抑起來的負面情緒，就算你身處一個鳥語花香的環境，那個地方也同樣會變成一個憂鬱的世界。如同一個壓抑了很多恐懼和擔憂的人，會發現周邊的環境，每分

每秒都會出現令自己擔憂的事。

說到底，其實人生中每一件事情，它的本質都是中立的，遇到任何事情你會覺得開心或者不開心，其實都是我們為它設定的，我們就像一個遊戲的玩家，被設計好我們遇到情境時候的既定反應，情境時候的反應，如此類推。但我們抽離一下自身來看，你會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做過這個決定。這時候，恭喜你。明白到這一點的你，已經握着理想世界的通行證。

事實是因為，大腦習慣根據你以往的情緒反應，自動化幫你運作遇到各種事情，釋放各種情緒。

最後分享一下，我自己當初取回快樂控制權的方法，就是每當情緒出現的時候，我都會習慣以第三者的角度，留意大腦所產生的情緒，然後任由它存在，明白到它就像路上的行人，不用多久便會自動消失。快樂也會隨之而來。

# 神奇的蝴蝶

「花蝴蝶，真美麗，童年時常遇見你。飛到東，飛到西，你的家呀在哪裡……」這首歌格調清新，旋律優美，自打被改編成廣場舞曲之後，迅速風行於全國各地的露天跳舞場所。我們小區的廣場舞大媽格外鐘愛《花蝴蝶》八步廣場舞。跳這樣的舞，使得她們意氣風發，魅力四射。晚上散步，我每次都被翩翩起舞的「花蝴蝶」大媽們吸引過去。時間久了，我這個五音不全的吃瓜群眾竟然學會了哼唱這首歌。

乘着歌聲的翅膀，我又飛回了故鄉的田野。小時候，每當春暖花開，我和小夥伴們就會走進田野「捕蝴蝶」。我們各自帶着捕蝶網具，伺機大顯身手。童子軍一旦出現，無助的蝴蝶們惟有紛紛逃命。有一次，為了追逐一隻大號黃蝴蝶，我跌進了草溝裡。我搗住腳腕，敗下陣來，其他的小夥伴還在奮起直追。最後，小玉兒逮到了那隻黃蝴蝶，製成了蝴蝶標本。這讓我羨慕了好一陣子。後來，課堂上學楊萬里的詩《宿新市徐公店》，讀到「兒童急走追黃蝶，飛入菜花無處尋」這句，我暗暗想，倘若當日，田野裡也有一片金黃的油菜花地，那隻被俘虜的黃蝴蝶會不會因此躲過一劫？

前段時間，我回娘家住了幾天。我家前面有塊宅基地，是別人家棄置不用的。前幾年，這裡荒草叢生，雜亂無章。勤勞的父親看不下去，他下了一番功夫，先是平整了整塊土地，後又買來許多花草栽種。自此，我家前面變成了美麗的花園。地瓜花、月季花、金雞菊、木槿花、紫薇花、太陽花……這些「千朵萬朵壓枝低」為「留連戲蝶時時舞」創造了有利條件。在花圃裡，幾隻顏色各異的大小蝴蝶們飛來飛去，忽高忽低。蝶戀花，這是一個詞牌名，也是一個事實存在。蝴蝶是「會飛的花朵」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它們也算是物以類聚吧？我靜靜欣賞着，再也不會像小時候那樣貪玩，罔顧它們的生命。

蝴蝶是自然界的「萬人迷」。它色彩繽紛，體態輕盈，它飛到南，飛到北，飛進浪漫的故事裡。梁祝化蝶，家喻戶曉。梁山伯與祝英台生不能同寢，死則同穴。他們的魂

魄化成蝶兒雙雙飛，感動了人世間無數凡夫俗子；《甄娘傳》中的甄娘，為了復寵，命人到處搜羅來不少的蝴蝶。冰天雪地裡，甄娘抖開外衣，蝴蝶們爭先恐後，爭妍鬥麗。蝴蝶飛走了，甄娘成功了，蝴蝶是大大的功臣；《還珠格格》中的香妃，因為身體自帶一股奇異的香氣，引得蝴蝶圍着團團轉，大家伙眼都看直了……

現實中的蝴蝶更是美呆了！作家馮牧寫過一篇文章《瀾滄江邊的蝴蝶會》。雲南大理蝴蝶泉邊的蝴蝶會久負盛名，見過的都說妙極。作者曾去尋訪，可惜，只見到大部分的蝴蝶聚會。一次偶然的機會，作者在西雙版納美妙如畫的土地上，遇見了真正蝴蝶會的奇異景象。

作者用優美的文筆記錄了下來：「在一塊草坪上面，有一株碩大的菩提樹，它的向四面伸張的枝丫和濃茂的樹葉，好像是一把巨大的陽傘似地遮蓋着整個草坪。在草坪中央的幾方丈的地面上，彷彿是密密地叢生着一片怪怪的植物似地，聚集着數以萬計的美麗的蝴蝶，好像是一座美麗的花壇一樣，它們互相擁擠着、攀附着、重疊着，面積和體積都在不斷地擴大……」如此盛大的蝴蝶會，令作者和同伴們大飽眼福的同時也目瞪口呆。他們覺得進入了童話世界，自己都是多餘的存在。

我去西雙版納旅遊的時候，隨團出遊，身不由己。別說大型的蝴蝶會了，就是小型的蝴蝶雅聚，亦無緣得見。好在，路邊花叢時常舞出幾隻絢麗多彩的蝴蝶，愉悅了我的心情。既然「穿花蛺蝶深深見」，我也只好「暫時相賞莫相違」了。蝴蝶，又叫蛺蝶。在雲南，有一種「麗蛺蝶」非常有名，屬於珍稀蝴蝶品種，具有較高的觀賞價值。物以稀為貴，這種蝴蝶特值錢。聽導遊說，有些不法分子將麗蛺蝶的死體或者活體，販賣至國外，借此大發不義之財。

早在1997年，有位作家寫了一本書，叫《蝴蝶十大罪狀》。其中，第八條罪狀就是蝴蝶「引人犯罪」。上海市曾經破獲了一個非法走私國家級保護瀕危蝴蝶的犯罪集團，所有案犯被依法逮捕。因為這起事件，作家

給蝴蝶們定了一樁大罪，實在有失公允。犯罪的都是利慾薰心之輩，他們走私的不止是瀕危的蝴蝶，還有其它的珍貴動物們呢！難道被走私的動物都是有罪的？蝴蝶的確算得上是昆蟲王國的「頭號美女」，但絕不是「紅顏禍水」。蝴蝶有自己的生存法則，它們只有想方設法躲避人類的暗算才對，怎麼會主動「引人犯罪」呢？

真正愛蝴蝶的人，是不忍心傷害蝴蝶的。他們愛蝴蝶的方式虔誠之至。歷史上有位詩人叫謝逸，他愛蝶成癖，吟詠蝴蝶的詩多達300首，人們給他個雅號叫「謝蝴蝶」。還有一個文學佳話廣為流傳，那就是妙趣無窮的「莊周夢蝶」。這莊周可不是泛泛之輩，他是道家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，曾被唐明皇詔封為「南華真人」，著有《莊子》一書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「昔者莊周夢為蝴蝶，栩栩然蝴蝶也……」清代張潮評莊周夢蝶之事：「莊周夢為蝴蝶，莊周之幸也！蝴蝶夢為莊周，蝴蝶之不幸也！」張潮認為，莊周變成蝴蝶，無憂無慮，自由自在，自然是好事。

蝴蝶變成莊周，就要跌入紅塵，辛苦萬般，對於蝴蝶來說，非好事。莊子所謂的「物化」，應該是物我兩忘，一切都在意念中。所以，筆者認為，這種虛無飄渺的幻化，幸與不幸，實難界定。



■一隻蝴蝶停歇在馬纓丹花枝頭上採蜜。 新華社